石匱書後集

石匱書卷第三十三

凌駉列傳

凌駉字龍翰徽州歙縣人崇禎癸未進士授兵部職方司主事為閣部李建泰軍前贊畫曲沃兵潰降賊駉獨走真定派守東門城中有內應者城遂陷駉猶持戈巷戰身被六矢砍三刀倒枯井傍賊見已死舍之去駉血流被面横積屍中有僧覩吾者見駉氣未絕負歸調養數日稍

能飲食恐賊知乃以小車載往臨清醫治得全
愈三月間　先帝之變號慟欲絶糾合三百人
起兵擒偽防禦使王皇極等三人傳檄山東其
畧曰迹今逆賊所恃無過假義虛殻假義則預
免民租虛殻則盛稱賊勢以致浮言胥動擧國
若狂愚悞無知開門揖寇乃至闗城一啓即使
毒楚交加一宦而徵數萬金一商而派數千兩
非刑拷比罔念尊賢縱卒姦淫不遺寡幼將軍

出令先問女人州縣升堂但求富戶於是山東河北各土寨來歸者甚衆燕齊五十餘城仍復爲明弘光登極授浙江道御史巡按山東而北兵日偪駉復上疏言臣以鉛槧書生未諳軍旅先帝過簡置之行間遭值危亡不能以死報國乃以萬死餘生糾集義師討擒僞逆誠欲自奮其桑榆之效然不藉尺兵不資斗粟徒以忠義二字激發人心方今賊勢猶張東師漸進臣已

上書東國大臣反覆懇切不啻秦庭之哭矣然使東師獨任其勞而我安享其逸東師克有其土而我坐受其名恐亦無以服彼之心而伸我之論為今日計或暫假臣便宜權通北好合兵討賊名為西伐寔作東防俟逆賊已平國勢已立然徐圖處置之方若一與之抗不惟兵力不支萬一棄好引仇并力南向其禍必中于江淮矣若臣之自為計則不當出此臣南人也即不

肖而有功名之想尚可幾幸于南但恐臣一移足而南大河之北便非我有故忍苦支撐于此以為他日收拾河北畿南之本夫有山東然後有畿南有畿南然後有河北臨清者畿南河北之樞紐也與其以天下之餉守淮不若以兩淮之餉守東伏乞 皇上擇一不辱君命之使臣聯絡北方以弭後患宣慰山東州縣以固人心時朝廷已遣陳洪範北行而竟無一兵收山東

者東兵盡下山東州縣駰南走至大名東帥以
兵科印劄招駰、懸之陳橋驛中遂獨身至南
京入對駰到陛見陳齊燉楚豫兵馬戰守事宜
道理險阻甚悉復差廵按河南兼提督六鎮兵
馬相機恢勦乙酉正月誓師北上時許定國刺
殺髙傑為東兵嚮導客有進言太夫人老者駰
泣曰時勢至此居親不能兩全罔極之恩圖報
來世星馳至中州沈丘東兵已破偃城渡黃河

二月進歸德諸將欲退保沈丘不可決旬東兵至突圍出與戰不利乃築門固守闔城中有謀獻城者駉集文武將吏諭以大義願身先士卒與東兵決一死戰文武將吏皆俛首不應駉乃呼曰人心已潰事不可為矣拔刀自刎為左右所持頃傳東帥令必生致凌御史否則屠歸德城士民擁入呼號乞緩死須臾以救一城百姓駉曰不死不死吾世受國恩奉命鎮茲土誓以

死報朝廷肯以死累百姓乎遂與侄中書凌潤生騎兩馬馳入北營見東師長揖不拜爲言女直受我明累朝恩賜宜休兵息民以成南北之好遂爲所羈以盛饌及衣帽華服進駉皆閉目不視東師以所執江南監軍道吳汝琦提學道蔡鳳使來勸駉駉不聽輒斬之以脇駉駉曰駉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駉但願粉骨齏骸以上報 先帝何惜一死繼於駉前日殺百人駉不

眼眼也是夜東兵十餘人守之幕外駉乃作書與東帥曰駉受國湛恩誓以死報然猶靦顏視息不即自裁者蓋以封疆人民起見冀有望於貴國也貴國為我明與國見闖賊射天赫然震怒力為雪恥貴國初心原未嘗有利天下今江北一帶盡屬版圖用以酬功頗亦不薄惟茲半壁江南仍存明祀當如晉魏六朝故事永為脣齒以修兩家和好則駉之願也倘不見聽則駉

死後哭訴上帝必作厲鬼以誅強暴素車白馬
雲霧往來則今日揚子江之凌御史未必非昔
日錢唐江之伍相國也承貴國隆禮人臣義無
私交謹附繳入夜分網於衣上題詩二絕與任
潤生同縊死之詩曰艱難歷盡也徒然謝世長
歸碧落天從古文山能有幾不如仗節學平原
又曰叔死忠侄死節綱常貞魂千秋凛烈東帥
命殯之祭院公署送銀一百兩治喪城中吏民

皆大哭太夫人年七十歲子年四歲登第後未
得一歸省事聞朝廷壯之贈兵部左侍郎潤生
贈河南道御史建祠中州春秋祀之
石匱書曰淩駉乘萬一呼號召義旅燕齊五十
餘城仍復為明此時人心未死望風嚮應亦何
異田單火牛一日下齊七十餘城耶厥後弘光
既立史可法設四鎮於淮安迄無一人為計收
山東河北使乘東騎未下之日一旅比出與同

犄角上扼滄德下蔽徐兗則天下事尚未可知也嗚呼淩駉死矣可遂謂國無人哉

石匱書卷第三十四

江南死義列傳

沈猶龍號雲升南直華亭人萬曆丙辰進士歷兩廣總督陞兵部右侍郎家居乙酉南都不守清遣故鴻臚少卿王世焯以戚里招撫松江時知府姚序之同知趙元會通判吳源先後解綬去惟通判陳淳華亭知縣張大事與鄉紳杜士全朱國盛李凌雲吳培昌等迎降清收府縣印

去閏六月諸生沈雲生與進士沈泓等約吳松總兵吳志葵提兵從松江赦獄焚庫以官舍常壽寧守之而令金山衛指揮侯承祖即守金山于是兵科給事中陳子龍吏部主事夏允彝兵部主事章簡中、書舍人李待問殷之輅等為名藩移檄改元神武推猶龍為盟主子龍監其軍以李向中為兵巡道史啓明為華亭知縣措餉練兵聯絡浙西等處為聲援與志葵約合兵

襲姑蘇會故帥黃蜚統水師屯泖湖軍聲大振猶龍有姻家董庭為故尚書其昌之孫以河南知府歸清落籍乃來說降猶龍以自功於清猶龍咲而不荅庭遂變計陽為勸猶龍朱家閣與黃蜚密議而潛告清虜寔八月初三日清李成棟李延齡等猝以兵大至執蜚及志葵等監軍子龍亡去將軍翁英負猶龍逃中流矢卒中書李待問見害東川織染局逮允彝恩允彝不屈

投水死清攻金山衛三日不下李成棟間入衆門守兵潰執承祖并其子杰父子罵不絕口與蜚及志葵並逮南都同日被難

陳子龍字卧子南直青浦人少英敏束髮籍譽東南崇禎丁丑成進士授惠州推官艱去補紹興子龍博學悉典故精韜畧居常喜談兵癸未金華諸生許都反以来之彪為先鋒陷東陽義烏數縣都能文驁毅望常執贄子龍之門子龍

曰吾可遣諭歸降或曰彼負不赦不復可悟子龍曰吾喋血生之彼必信我今海內多故彼才不靜令塞一要害可也都果來歸之彪說都白陳司李即不責若保巡方必不責司李乎都不聽之彪脫去都乃解散其衆以三十餘人儒服渡錢唐巡方詭受降皆掩殺之子龍大懊恨尋以考最擢監察御史越三月燕京變子龍曰吾欲善用都乃為發款諾使都在其衆可呼也弘

光中改兵科給事中多疏論封疆事當事不能用乙酉南都復陷吳松總兵吳志葵以兵恢復松江子龍自為監軍推原任兵部侍郎沈猶龍為盟主已為董庭所賣清兵猝至縛志葵吏部主事夏允彝投水死子龍亡去聞魯王監國紹興距錢唐擬東渡未果先是子龍司李紹興諸生鄭遵謙有所嬖小妻金氏若妬殺其婢事發子龍執法擬棄市未決尋國變出時遵謙已擁

數萬衆稱制將軍開府小竪詔封義興伯喜怒岳動氣凌浙西而金姬為胡服玉勒珠鞴坐軍中擅生殺即遵謙惟恐後子龍乃令諸生叟之旭往繹前故遵謙曰今日為國雪恥前事何足介懷子龍終以遵謙不能令金姬無怨遲遲而清兵五月渡江東矣丁亥清松江鎮將吳聖兆與東海富平將軍張名振初相善子龍令叟之旭通謀議盡擻澤中諸負甲須海師至一日起

事不集清從海卒欽昊得一册挂子龍錢[illegible]等
名而子龍奴茅太若復告變誅子龍亟連徐爾
穀黄濤芋以為常一坐子龍又獲謝尧文本稿
逆乙榜侯岐曾家乃得子龍並逮南都子龍意
不受辱舟至跨塘夜躍水死清以子龍首號西
門一日夜不見或曰有僧異私收殮之妻張氏
亦自縊妻兄賢書張寬以與謀連及被難子龍
有子甫四歲石匱書曰陳子龍司李紹興其當

事多任其應事多疎不能殺鄭遵謙則不當窘之以法不能活許都則不當誘之以降此二人稍遲半年皆堪為子龍所用而亦何至為臨河之歎哉至若吴聖兆之變海師未至則不當先殺府佐既殺府佐則自當取道航海徒以酒席上禽人而束手就縛則亦何貴於通海也哉是皆子龍之處事多疎一敗塗地則又將誰尤耶

夏允彝字彝仲南直華亭人崇禎丁丑進士任

長樂知縣舉卓異行取到京其議吏治議練兵議邊帥皆侃侃碩畫時黨議紛沓允彝亦以牆宇過峻病在好同方欲開發至公急求時務而有疾之者目為异物天子大計吏最十八人而允彝首之則為書名御屏而甲申之變作不果用弘光中擢吏部考工司主事而黨禍益烈幾于不免辭歸清兵渡江郡縣望風解綬允彝為徇雖冢宰徐石麒作傳遣與侍郎沈猶龍等起

義松江不成清帥李成棟召之因投書數百言自矢勿二或曰浙東尚有可為允彝曰吾目中無將相才安待之今不即訣移日或生頑慮即允彝亦不能自必矣急走先塋赴水死之絕命詞畧曰以身事主不媿忠貞卓哉吾友虞求廣成勿齋成如子才蘊生頑言從之握手九京臨難遺書陳子龍勗以棄家全身後子龍欲從清帥吳聖兆起義事覺亦投水死允彝子完淳夙

稱神、童常作表欲達魯藩海中旋為奸者所發時吳聖兆開府松江得其表獲之尋聖兆反清與東海島中富平將軍張名振約內應事敗籍聖兆衙署得完淳初表連完淳並逮南都就訊訊者曰若年少必為人所作完淳曰為臣死忠為子死孝吾事已畢且此事豈容代作吾父殉國已二年完淳速死尚無以見父地下清置之法時同難者皆跪刑完淳挺立不屈猶索紙筆

為書與家人訣作絕命詞字蹟不亂允彝贈左
庶子諡文忠
侯峒曾字豫瞻別號廣成南直嘉定人峒曾有
孿生弟岷曾及弟岐曾同學八九歲俱有文名
江南稱三鳳岷曾夭峒曾為人嚴整清介絕俗
萬曆戊午舉鄉試第三天啓乙丑成進士授南
部主事丁卯忤璫削籍思廟登極以清望補南
吏部出為江西提學副使歷嘉湖道陞順天府

丞辭以養親未赴甲申國變南大司馬史可法
檄勵義峒曾傾家行中道盜刼墮水幾死弘光
再造以原官轉左通政使病辭嘆曰覆巢之後
復為處堂其能久乎乙酉南都淪陷與進士黃
淳耀欲舉義兵遲疑未決會薙髮令下友人趙
以詷許子位就教峒曾峒曾愕然曰聞徐太史
汧護髮自栽何不倡義即不可為乃與城存亡
未晚也閏六月遣二子徧約諸義遂入城逐清

署事官為戰守計粗備嘗一誘清騎入北關倉
橋擊敗之久之清攻婁塘兵敗力竭忽大雨城
塌七月之三日清兵自北門登城二子夾峒曾
下堞過通橋脩曰咄咄美清流則二子勸與俱
亡不許歸家拜宗廟已率二子赴室後葉家池
立水際猶大言頭寧碎節不可移竟同二子俱
死時年五十有五長子玄演次子玄潔皆諸生
能文章清惄峒曾首事懸其首於槊題曰元兇

有太學生朱之熈陰購其首合殮池上而族人
助賜潛以歸厝龍江清令求其幼子玄瀞走玄
墓剃度以僧亡潛浙之靈隱已而卧病遺筆云
先君指爪一緘洎瀝遺帶一襲五載擕還未離
頃刻茲不應隨亡僧以遺筆并指爪遺帶送還
其家弟岐曾字雍瞻以文章交滿天下國變遯
居龍江僻處閉門著書已而清捕吏科給事中
陳子龍急不可得偶獲通海謝堯文有岐曾上

魯王箋容捕岐曾并得子龍並械至跨塘橋子
龍投水死岐曾遂及難母龔氏携孫女五及岐
曾妾俞氏同赴水死妻李氏為李流芳女能詩
畫憤惋不食卒子三玄瀞玄洵先夭季玄泳字
研德
黄淳耀字蘊生南直嘉定人母方娠夢神授獨
節竹一枝驚寤槩淳耀性恬易與其弟金榜析
節讀書工文辭崇禎癸未成進士未授選家居

乙酉並起義應侯峒曾協守嘉定力澈城陷淳耀以弟還拜訣其父詣城西僧舍題數語于壁畧曰進不能置力皇朝退不能潔身自引讀書寡益學道無聞耿耿不寐此心而已嚼舌噴血于壁因投繯自盡至今僧舍血跡猶存或以其母夢張竹此二子也蘊生初與其內人三書有云南信已不必言新縣主剉決無見理居山用深衣幅巾終其身遇冠婚喪祭禮稱前進士某

即古之謝疊山輩不過如此吾等此以爲則可也初蓋欲以智自全自五月十七日以至七月四日城亡與亡卒完大節不愧爲海内名士也

錢旃字彥林浙江嘉善人雲南巡撫士晉子也崇禎癸酉薦順天賢書子默成癸未進士未就選南還弘光登極授旃兵部武選司郎中旃爲世族能務名廣交亦多智畧傾動一時乙酉魯藩監國越中旃欲赴不果丁亥四月清鎮將吳

聖也反清〻迹同謀索給事中陳子龍急或云子龍常入旃室并逮旃赴南京訊荅曰吾聞旃渠魁旃不死吾輩度不免于是必殺旃九月十九日同四十三人俱就刑妻聞難置酒邀姊姒話別引身赴水死子默亦自竄旃從弟棟字仲馭崇禎丁丑進士大學士士升幼子起義吳中至盛澤為鄉人所疑見殺

李侍問南直華亭人崇禎癸未進士甲申北變

以歸里不及難弘光登極待問至南都授中書舍人南都繼陷逃至松江與陳子龍夏允彝等受吳淞總兵吳聖兆約恢復松江事敗清督徧跡待問待問急歸家勸母出城母不肯去待問百計誘之母卒出城待問曰吾母出可以死矣冠服坐城樓上為北兵所執縛見清帥負固不肯行乃殺之于東門織染局前待問書法爽媚假以年歲當與董宗伯齊名

方維新淛江紹興籍南直淮安人幼稱神童能文弱冠登崇禎癸未進士未就選乙酉清兵陷浙維新完髮棄家走舟山依黃斌卿魯既監國入內地從少年角起諸暨既移屯開化等處以王正五晏葵石為將每有戰功啓以維新為巡撫都御史嗣魯啓繼敗維新出沒林莽每半道邀清兵勝敗不一雄常王諸山之間常和文信國沚園春一調寄海寧徐有薰曰帝王治道春

秋書法裔夏嚴防我太祖驅元重開日月衣冠文物于漢有光三百年來士無廉恥賄賂公行廢紀綱寇蜂起于荊豫之地跋扈誰當神京飃忽嘆賊去鹵來更可傷使中原赤子一朝薙髮天朝人類頓化犬羊慱浪揮錐中流擊楫慷慨悲歌拂劒霜同心者早秉時奮發雪恥恢疆尾署大明臣方維新具草戊子各起率廢散三月十五日與清兵戰不利走伏莽碩衆盡逆去久

之走出嘆曰事無能爲不如死因謝左右懷印隻身詣清營金華大言曰某大明都御史求死至此必與我謁尔鎮藕一言而訣既見藕不屈藕曰此何時乃相抗哉維新曰即知不可爲、之而不成如今者可以含咲入地矣與之食不肯食日飲清水數四即守錢廣居壬午賢書也維新廷抗曰足下自維係何壬午廣居無以荅逮杭方伞候門外未即訊談咲如常時清人咸

咋舌襟乞詩句維新信口而應須史得百餘首語雖率直然義氣凛然聞者無不傷心且曰吾以徹骨香無恨矣明日此時歡喜也時有進湯一七者亦為二詩謝之曰毋令地下負此夙債及入訊語多不恭問其家曰要做忠臣豈有妻子癸滿營縲死年二十五歲衣帯有遺詞云正氣千秋永不磨滿身鉄鎖咲呵呵不能報國空慚死一點丹心赴汨羅又曰生為明臣死為明

鬼見危授命庶幾無愧

華夏字吉甫浙江定衆人初督學江右黎元寬讀其文撫案曰志若思堅此不與俗靡矣因諸生得例貢朱廷試丁亥與御史楊文瓚同學董志寧屠獻宸等密通舟山黃斌卿期十二月四日須斌卿奇兵逼城城下則城中起内應未及期事覺被擒斌卿乃竟數百艘突定關果乘潮疾城下挑花渡須城中無起者清宿戒拒力兵不

得登陸相持者兩日時三舟膠沙餘俱漫漾定灘出去清遣夏廷訊責其党夏曰事自夏無他已知秀才做事十年不成但起義美名不甘飽他人請但殺夏訊者義夏欲釋之後大言曰即清不見殺夏不欲生遂赴獄時同事董志寧方為邏者所捉忽喧傳外洋兵至志寧叱從者知之手不相護乃厄我從手顫得脫亡去而夏必不及也復訊夏主使曰　太祖高皇帝主使問

所覺曰覺多給楮筆盡書倪范諸公之先死事者已痛罵謝三賓不休同居猷葉等遇害爲戊子五月之四日楊文瓚別有傳

石匱書曰昔曹操欲殺楊彪而孔文舉曰楊公四世清德奈何以袁氏罪之蓋謂其子若孫皆肖其祖父故當以十世宥也今觀吳淞之變以府佐鉗綑諸公者爲楊大洪之子以至戚阬陷諸公者爲董思白之孫反面事仇操戈入室何

其咎無人心也侯豫瞻曰吾家世受國恩義不可負則揚董二家豈不受國恩者耶人面獸心一至于此然則龔仲豫瞻父子死節自當以良金寫像世世祀之矣

石匱書卷第三十五

夏之旭滿之章何光顯列傳

夏之旭浙江嘉興人庠生乙酉六月從兵部主事吳易起太湖潛走浙東請兵監國會清人為閒于國舅張國俊清督撫張存仁行奉表來魯矣之旭為吳易之言曰易惟浙東之力自足辦清果偏師綴其背項衆人心之未去捲土為仇臣向已言之熟矣比聞小人甘言惑聽臣切憂

之夫敵之為此計者其說有二一曰緩我一曰窺我〻無以制其命又彼無內變之激起邊云懐觖釋甲来歸此以紿至愚不信且使姑存此言朝廷思慮未免縈此而失彼則呼吸勝負其因而放縱者多矣古人狃小喜而召顯禍往〻如是吾無以行計爲計輒曰疏隙示人不如善謝之監國為己其事先是陳子龍司李紹興常以罪坐鄭遵謙小妾金勿赦至是子龍將就浙

東復令之旭釋怨于遵譙曰往者子龍承乏茲
上以執法之故開罪將軍誠奪于將軍之所尊
不能為將軍遂私情圖得當將軍行熟其所以
令將軍以隻身奠九鼎功在萬世夫務遠者不
恤近累器大者不存小嫌而又側聞將軍之誓
師曰不及私仇今屬戲下任驅馳保無睚眦未
好于將軍平日者哉尉少年而侯什方古人之
所以為大度百世也遵譙曰諾僕方承教于司

李前事何足云之旭還報于是子龍果擬東渡而越事敗矣丁亥復遊說清嵩江總兵吳聖兆曰以從故兵科給事中陳子龍來敬賀將軍聖兆瞿然避席曰某事清無狀日惴惴何足賀之旭曰臣聞清朝廷以將軍失名功懋將軍爵土世券毋斁將軍獨不聞乎聖兆曰無之矣之旭曰嗟乎臣之夢寐圖將軍而未得其寔也夫古人一語告變食邑萬戶矣以帶礪將軍以勝國

雄鎮一旦委命百戰負創日闢疆土而未蒙遼陽一較之賞然則清之成將軍者大矣聖兆頫首曰僕未究其寔之旭曰語云功高不賞厚德不報誠以將軍之功宜進通侯南面十城左進趙女右列吳姬珍賜稠疊勞苦有加所以慰上勳而嘉擇主而有獻計于朝廷者曰關東之士即垙登下賊不失爲庵從夫明君誼辟無不厚故人而私于鄉誠以其素可信即肺腑無二也

今此殊林异數棄其主而半道來歸即安知不
以前者視今一旦挾有尺寸自為風雲即不然
趦趄擅制抗不用命奏請無厭根據難拔此時
而果為子孫計不得不勇割前勞付之于一擲
故早行裁制使得僅保妻子終天年報畜而恩
長故曰成將軍者大也聖旨曰功罪豈無定案
哉即不過望亦何至是之旭曰嘻未也高鳥良
弓之喻聞之習矣彼韓彭之不終豈真有異志

睨漢家黃屋自大哉天下已無事此英雄未老誠可惧也聖他曰彼皆不自善故不及後貴而能讓所以長世之旭曰臣之東家有女再嫁彼自言吾割股為後夫食吾織髮為後夫衣貞若過他女而里閈不信何者重疑其中夜之所廻思也今將軍盡忠于清可以矢日而清終不釋然于將軍以將軍中夜之有所廻思也聖他沉吟有間乃曰以先生言且若何之旭曰如臣之

謀不宜聞四耳聖坻頓左右且退長跽請教曰先生卒何以教我之旭曰志士立功賢者務名以揚子雲之才不免焉大夫之書君子傷其不卒果欲生榮名死廟食不如決策擇所向而無與俗同今東南之人心未去也操揹而自制者林澤皆是也將軍之所部皆故諸鎮之選材逆步也而田横之自完澥上者尚数十部即建旋廣也為清清不律而未蒙學報皆如將軍其初

盡出不得已今欲一旦行其所得為者可一二数也誠歃血嚙氷復勝國故年月掃地而起約島兵會獵于金陵而林澤之操者若各戰其郡使不獲相救然後馳檄楚豫發粟閩粵使皆選銳應援聯諸壁于睢陽次第而進而間走平西俾持弩反向如是天下不足圖也而將軍為首功都王侯而寵百世史冊揚芳名于無窮漢之馬鄧唐之郭李再見此日不然者清一日以故

尺書召將軍即百口無以自訴于是悔不從削職之言而徒負萬世不諱之號身名俱敗為天下笑頃者陳　六科之所以惓惓于將軍也聖化于是與子龍盟出粮艘海上陽為失風接濟島中與富平將軍張名振期四月十七日島兵先至然後內起已而失期敗事獲遺冊按索子龍急或告之旭書為子龍謀議當知其處並逮之旭之旭匿文廟自縊顏子位前

滿之章山東掖城人父尚謙明經書法高古年五十有三乃舉之章則夢空大四字云天啟文運覺而之章乃墮地知爲不凡之章幼敏捷五歲通貫韵學十歲從父任武城教便小戲絕倫常練土作砲誘諸集纏百千輙用區砲擊散用側砲擊起一舉輒盡無遺已而就講趙玉衡與王子房漢深相結酷好談兵以天下爲己任甫就黌序勇自許常云如艾南英可與一秀才做

餘文名冠時絕宜一概革去遂有莫吠謀生薄
居看得意人之句辛未建兵欲入詔毛文龍裨
將孔有德耿仲明李九成等合防登萊孔李過
吳橋兵失紀擅殺市菜傭激為亂并驂鄉紳王
象春家反攻登州而先仲明為內應城破有德
據之圍萊州八月乃解去之章謂萊之不破天
也作城守秘妙以為攻不知所以攻守不知所
以守精神悃遁甲六壬等數自以諸葛且當肩

隨講虛實勞逸諸兵法每發前人所未發某城
積粟可三四年而特苦無鹽、斤與白金等凡
經時不食鹽眼直不能舉即舉見一線其病曰
雀瞽之章令城中盡煉秋石病稍解而亦諳相
法決將校安危如燭炤巡撫徐從治方登城之
章遮道欵有所言不可得退曰撫軍不長此日
矣須臾中礟死年二十有六輙告終養絕八股
業攻詩古文審天人理數王佐之學有四書浴

一書以為聖賢蒙塵矣不可不一濯大約鑒空稍近于理如為政十室志道罕言章即宋儒不能雖常作鼓賛以外圍而中則虛叩則鳴而否則寂為人若是則已矣自傷其不見用作詩曰大化委權祿奸庸徧天下譬彼有酒人不飲能飲者有代耕法一人走而有四牛之用有自行車法載砲于車以火行車車前而砲作有飛石法砲窮而石起有火龍法有虎口蚌梅花城諸

法不勝紀米撫曾攖取其書讀之中有不打一
則撫卷稱絶試之禦敵果驗時詔山林異材或
云子且一出之章仰天不荅有經濟六書太子
覩政屯田及開膠河等題甲申預策國勢不可
為果有三月十九之變賊牌至其友趙琳奪起
碎之、章曰無為旋敗耳時癸未進士王之相
為賊來守萊州適賊敗百姓咸起殺之并鄉紳
之從賊者自名起義逆清相尋宿怨不已舊道

臣張國士入城邀之章聯絡各義砦且舊卒以大辮去不能就十月清守令至或言之章前事之章詣對簿曰此事誠有之雖不成不可無此清重其名釋隨奉母隱定海山中有孫忠先報國大患每念身之句戊子同宗室朱慈燃潛觀金陵別去復歸定海永曆遙授三省總制之章撫勅印慟曰數爲之窮守正死耳便爲清所覺逮之章入獄訊者憐其才欲活之而之章語多

不恭與其長子其竟死獄中且籍其家妻張氏
携幼子女投河死諭家人預焚其居清人至無
所得弟磐諸生出亡

何光顯上元諸生也為人任俠赴義一往初靈
璧侯湯以不直犯太學生甲光顯號諸士數百
人攻湯湯已謝且止甲申冬阮大鋮以黃金
納交馬士英士英既擅國力援大鋮以原官起
光顯憤不平作封事一通歷數其悖逆諸狀數

千言投通政司行上之知必不上意使大鋮聞之而亦聞士英也大鋮與士英果切骨陽爲不問陰購亾奸餙爲光顯不法十餘事上言告光顯下錦衣衛錦衣堂上官馮可宗亦士英私人士英使人密諷可宗必殺光顯并其子諸生某報以殊擢時光顯父子已捕逮獄〻吏承旨爲法苦之瀕死者再矣十一月就訊西華門外有顧生者與光顯非有素通經術爲人忼直有智

可宗延為西席訓其子義光顯所為早起端設
座中堂侯可宗納坐可宗下拜之可宗驚伏地
扶謝曰公何為此顧生固不起曰吾有所求可
宗以生有私請曰緩急惟言之僕能為者不辭
也顧生曰必允吾請吾乃起可宗曰姑言之顧
生曰萬世之事明公在手勿忽夫光顯義士也
生未常外交非有夙昔之雅然聞其人尚節有
氣今既公所為已在天下矣彼以死争之千載

不為滅事關安危公必有以善光顯可宗方附馬氏欲得當甚難之喋不能答生又曰吾固知難為夫相公必殺一青衿而使對簿者受金證不移即曾頻坐斃於不可令光顯無子即今日所坐不至死〻不至族其子諸生其可稍借也可宗許諾即訊之日觀者萬人咸冤光顯光顯但伏地不號曰吾何罪可宗作色曰即無罪何供之多以手指諸證者曰汝自犯此吾不能汝

假光顕曰此非其侭諸輩自為金錢出力耳可
宗以其巧辯命具五刑光顕曰無須吾侭誠有
之吾侭三人但非此諸輩犯必死大聲呼曰第
一人馬士英士英所愛而吾抵之罪一死則屈
第一指第二阮大鋮衆所不敢怒而吾獨發之
罪再死則屈第二指歘屈三指睨可宗曰可宗
奉二公為喜怒而吾不誣服罪又死今日光顕
分必死夫何辭時觀者為譁可宗慙令左右立

皆殺之則顧生勒其弟子走家人耳語者數千是稍輕其子罪不至死

石匱書曰我明自武定侯郭登為將智勇兼備以己意設為攪地龍飛天網等火器神出鬼沒人不可曉今觀滿之章所制虎口蚌梅花城諸法與郭武定所製亦復何異然則之章真大將才也至如憂之之口之舌辯不媿漢之蒯通而何

光顕之伏闕上書請除奸佞能繼陳東歐陽澈

而起若顧生若則又季布之朱家也天生此數

人殆非易事而今皆形糜煅煉命殞肺嘉豈非

邦家殄瘁乃壞此長城也哉余讀三傳未常不

為之擊腕三歎也